

《Steve Jobs》 重溫教主風采



傳記片一向不好掌握，搬字過紙會被批評沒創意，若偏離框架又被認為離經叛道。即將上映的《時代教主：喬布斯》（Steve Jobs）則顛覆大家對傳記電影沉悶、沒新意的想像，電影以三場發佈會為背景，將喬布斯跌宕卻不失霸氣的人生從容呈現眼前。事前被認為不像喬布斯的米高斯賓達，卻將教主自信、高傲的性格把握得恰到好處，那種言之鑿鑿、自我十足的神態，簡直是喬布斯再世！

文：Christy



以往對傳記電影的印象，是像《昂山素姬》或《林肯》般，演員與角色有一定的相似度，而內容亦是順序呈現人物一生的功過，不過不失，卻難有驚喜。《喬布斯》沒有沿襲上述的既定方程式，一開波已是1984年的Macintosh發佈會，距離開始還有四十分鐘，教主周旋在不同人之中，透過對話重塑出人物的背景及與各人的關係。教主一邊行路一邊講話是電影的基本旋律，由此牽出其感情觀、價值觀及處事方式，亦交待了不少細節，如Macintosh出現的來龍去脈、Apple II的風光不再、教主與同僚針鋒相對的關係等。每一場發佈會都是教主每個人生階段的總結，看似重要，卻不是核心所在，重點在於穿梭三場發佈會，大家可從中窺探教主的細微變化。

三場發佈會

不難發現，電影以大量對白築起框架，而這也是這部傳記片最為出色及精彩之處。編劇艾朗索堅根據Walter Isaacson撰寫的《喬布斯》傳記，將500多頁內容濃縮成197頁的劇本，內容虛實並重。三場發佈會乃真實存在，但開場前四十分鐘的設計則是虛構而成，目的在於讓情節更為緊湊，而且亦更集中地展現人物特性。

尤其喜愛電影在場景、服裝及畫面上的佈局，三場發佈會分別發生於1984年、1988年及1998年，各有不同的質感，所以在畫面上，大家可以看到16mm菲林、32mm菲林及現代拍攝技術的運用，從粗糙到清晰無瑕，亦是Macintosh過度至iMac的過程。而教主的衣着，亦是一大亮點。1984年穿西裝打煲呔，1988年穿西裝打領帶，到1998年着牛仔褲波鞋，反映了教主的心境變化。



喬布斯從來都是個自我的人，從其傳記中亦顯示他非常難搞，自視甚高，要求亦高，冷血至極。但這個人初期還是欠缺自信、在乎人家看法的，他的拘謹西裝穿着如實反映其心態，而守時這一規矩亦是他理性的表現，然而在1998年的發佈會上，他的穿着輕便隨意，亦不再執着於某些盲點，甚至為了女兒而「棄」守時規條於不顧，多了幾分感性。

畫龍點睛

喬布斯死後，世人對他的評價，除了以科技改變生活模式外，更多來自於其人性的批判。電影便沒有一味刻劃其創舉、成就，反而有血有肉地展現其殘缺的人格。艾朗索堅素來擅於以對話營造衝突，教主生命中的六個重要人物不斷登場，唇槍舌劍，火花處處。前妻質疑他不認女兒的惡行，最佳夥伴祖安娜總是反唇相譏，約翰斯卡利對他既佩服又咬牙切齒，女兒愈大愈反叛的對抗，還有沃茲與安迪總是被他搞得火大卻又無處發泄的無奈，都反映在字字珠璣的對白中。

有趣的是，對白雖多，但122分鐘下來，全無冷場，當上一刻還在為某句精彩對白拍案叫絕之際，下一刻又會冒出更妙的對話。導演丹尼波爾如此形容：「艾朗索堅筆下的喬布斯，貼近現實之餘又截然不同，迷人中帶點殘忍卻又富娛樂性，是個很有莎士比亞質感的人物。」當初他看完劇本便認為非執導不可。而他亦做了一件異常奢侈的事——在開拍前與演員做了三個星期的綵排，並將過程拍攝下來，好讓演員在正式拍攝時更易入戲。

線性敘述在傳記片中很常見，亦可讓不明就裡的觀眾更易投入，《喬布斯》表面上亦從善如流，按時間發展推進劇情，但又時常在爭執中出奇不意地塞入很多細節，甚至做到首尾呼應。例如《時代》雜誌的一篇報道便貫穿全片，教主因為報道大動肝火，認為撰稿人不滿他、甚至更換了頭版，此事看似微不足道，卻帶出了他早期不認女兒的冷血舉動，又成為他中期「復仇之路」的墊腳石，最後更是敲醒他的「警鐘」。而他與女兒的相處亦鋪排恰當，初期總是為女兒不上學、出現在發佈會勞氣不已，此時他們是在一個密封的空間展開互動；中期教主開始踏出房間，追隨女兒的步伐，雖然依舊苛刻，卻願意與女兒閒聊；第三個發佈會時，兩人的關係早已有天翻地覆的變化，教主的盲點被戳破，一向理智的他追着女兒跑，不僅在公開場合爭吵，更為了女兒而棄發佈會於不顧。從封閉到開放的空間變化，足以把教主理性與感性的轉變巨細無遺地展示出來。

丹尼波爾與艾朗索堅這對「組合」的功力絕對毋庸置疑，惟一不足的是有時畫公仔畫出腸，如「我有缺陷」這些對白實在有點多餘，亦太突兀。



的確不少，近年我覺得頗有趣的，有奇雲高士拿主演的《超級選拔戰》（Draft Day，有關美式足球）及《夢想越野隊》（McFarland，有關越野長跑），兩齣也不錯。即將上映的有由韋史密夫主演的《震盪真相》（Concussion），美式足球員食得鹹魚抵得渴的暴力衝撞肉體真相，實在不容錯過。

觀影記趣

文：張錦滿

走難家庭 承受不起金棕櫚獎



法國康城電影節的競賽獎項每年由大概9位評審合選出來，在國際間似乎最受尊重，然而獎項結果也非沒有爭議。2015年獲金棕櫚獎的《Dheepan》（港譯《流離者之歌》），便可圈可點。

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受恐怖襲擊，令人震驚，因為大家沒想到對伊斯蘭難民還算友善的法國，竟然仍遭如此惡毒和血腥的槍殺。在慘劇發生後，很自然便對金棕櫚獎頒給難民在巴黎安置區生活的電影《Dheepan》多了一點聯想。

電影《Dheepan》改編自斯里蘭卡猛虎游擊隊一位少年軍Anthonythasan Jesuthasan所寫的半自傳故事。康城評審頒獎予這部電影，多少顯示其敏銳的政治觸覺，然而電影是否表現出人道關懷，便有待商榷了。我個人認為，說此片探討留在巴黎的政治難民的生活，確是一個美麗的誤會。此片的藝術質素，未足以拿大獎，然而以難民為主角的作品，卻容易讓評審垂青，此乃普世鼓吹政治正確風的趨勢所然。

該片講述男主角Dheepan16歲時在斯里蘭卡泰米爾內戰中加入游擊隊，19歲在難民營遇上位單身女子和一個9歲小孤女，冒充成一家三口，申請離境。三人幾經轉折，終於持假護照進入法國，得到政治庇護，被安置在市郊。他們成為勞力人口，做看更、家務助理幫補生活。「一家三口」以為可以在巴黎安居樂業時，新的威脅出現，因為居住之地聚居黑幫分子和毒販，複雜的環境影響三人的生活。

故事主人翁Dheepan，由自傳作者Jesuthasan親自演出，至於女演員，則是導演從南印度Chennai市舞台劇團挑選出來的。

導演Jacques Audiard與編劇Thomas Bidegain已合作過《先知》和《鏝與骨》等，皆獲得不少獎項。今回再聯手製作《Dheepan》，演繹難民故事，卻根本沒交代難民怎樣離開國境、進入法國等關鍵情節。更難理解的是，主角「那家人」居住在巴黎郊外，附近住着黑幫和毒販，那究竟是什麼樣的難民收容場所，編導全無刻劃細節，如此缺乏現實基礎，實在太過馬虎。

雖然編與導把重點放在一個奇特的「一家三口」上，該三人本來不認識，只不過因為「走難」而拼湊起來，但是這個題目，電影的描述仍不足夠，並沒講出一個因求生而存在的三人「家庭」的感情發展，就算劇中出現吵鬧，卻無張力，又缺乏感人情節，只交代一個淡而無味的流水式過程。

導演Audiard與編劇Bidegain今回合作，既無對難民問題提供甚麼真知灼見，又沒有什麼感動人心的場面，整部電影可算相當平庸。它能得到金棕櫚獎，還真令人費解。

流金歲月

文：沙壹

俗世清蓮紫羅蓮

聖誕日得悉紫羅蓮魂歸天國，為溫馨的節日帶來傷感。記得大約十年前，紫羅蓮曾經是我的街坊，我時常和她在同一個小巴站候車回家，有一次她還坐在我旁邊呢。當時的她雖然已是一頭銀髮，但氣度雍容，我還可以一眼認出她來。後來聽說她搬離該區，我就沒見過她的芳蹤了。

紫羅蓮原名鄧潔蓮，13歲開始在粵劇名伶馬師曾的「太平劇團」當梅香，後來轉向電影界發展。1952年，她懷着對電影的無限熱誠，與二十位志同道合的電影工作者，合股創辦中聯影業公司，主張電影以反映社會現實、富教育意義、宣揚傳統倫理道德為宗旨，反對粗製濫造的「七日鮮」粵語片。中聯從1952年成立到1964年結束，共出品43部優質粵語片，由紫羅蓮主演的《危樓春曉》更被列入世紀百大香港電影之列，名留青史。

中聯的每一位演員，都有自己的獨特性格和戲路，誰也搶不了誰的鋒頭。紫羅蓮的樣子慈眉善目，一生從未演過奸角，與銀幕下的她，性格如出一轍。紫羅蓮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，她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退出影壇後，就把時間放在傳教及照顧老弱孤寡的義工服務身上，日子過得豐盛充實。同時，她亦與當年的摯友保持緊密聯繫。據說黃曼梨晚年被人騙去畢生積蓄，正是由紫羅蓮出面替她追討；後來黃曼梨的身後事，也是由紫羅蓮一力安排。

每次聽這一則傳聞，我都不禁想起紫羅蓮的其中一部代表作《金蘭姊妹》。電影以幾位「媽姐」的遭遇為中心，她們當中有人被騙財騙色，有人被僱主唾棄，更有人因為迷信與貪婪，差點失去畢生積蓄。只有紫羅蓮飾演的阿英頭腦最清醒，她一直告誡姊妹們要帶眼識人，不要盲目迷信。當她眼看姊妹們因為無知與愚昧而得到慘痛的教訓，她便鼓勵姊妹們奮發自強，掌握自己的前途，別把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。最後她們互相扶持度過難關，成為感情深厚的「金蘭姊妹」。

《金蘭姊妹》宣揚的理念，正好將中聯所堅持的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」的團結精神發揚光大，也印證紫羅蓮一生的言行。然而，無論是電影裡面的「金蘭姊妹」，還是患難與共的中聯核心成員，隨著紫羅蓮的離去，已經全部走進歷史。紫羅蓮與她的摯友，一起走過烽火連天的歲月、一起為振興電影的理想而奮鬥，彼此從不存爭勝妒忌之心，只是默默地耕耘與灌溉電影這片寬廣的園地。這份真摯的情懷，在「義氣」與「守望相助」已經變成一個抽象名詞的社會，終也隨着紫羅蓮的逝去而煙消雲散。



■《金蘭姊妹》劇照。

影音館

《Creed》一拳·超人

每逢年末，不難在社交網站上看見同行在數「今年十大」、「今年十害」電影，純屬個人宣洩又好，為電影質量下個公道又好，最有意思是能窺看大家的「口味」。若你問我，在2016年來臨前我只有三齣電影想看而未得看——塔倫天奴167分鐘新作《冰天雪地8惡人》的70mm菲林版、Lars Von Trier親戚Joachim Trier執導的《Louder than Bombs》和由Ryan Coogler執導有關洛奇對手兼好友Apollo的兒子Donnie Johnson故事的《Creed》。《Creed》的反應相當不俗，電影原聲大碟是清一色流行味和Hip-Hop的強力示範，有已故的2Pac，當紅的Nas和Future，又有Tessa Thompson，練跑練拳聽住一定power up！

原創音樂方面，由Ludwig Goransson負責，他曾為《30 Minutes or Less》和《名嘴慧族》作原創音樂。Goransson為《Creed》編寫了21首樂曲，

與導演Ryan Coogler已是第二次長片合作。相對很多黑人和重拍的原聲歌曲，這個在華納錄音室炮製，以百人管弦樂團加24位歌手的合唱團製作，明顯氣勢強勁得多。導演跟Goransson表面上要音樂有「洛奇電影系列」的味道，但表現上則以大管弦樂團加「暗黑味」TR-808（Kanye West那張《808s and Heartbreak》的808就是指那個Roland出品的電子合成器），出來的效果也相當不俗，不用每次也是Hans Zimmer或Brian Tyler。

去年起，無論上畫與將上畫的，都不乏拳擊題材電影，先有合拍片式的美國大製作《再戰擊情》（Southpaw），再有可能出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日本製作《100元的愛》。而跟Michael B. Jordan在去年的「話題」超級英雄電影《神奇俠》裡合作過的Miles Teller，又拍了一齣有關拳手Vinny Pazienza故事的《Bleed for This》等，真是長拍長有。其實，美國的運動題材電影

文：大秀